

三、茅盾在香港的文學活動與創作

茅盾（1896-1981），姓沈，本名德鴻，字雁冰，原籍浙江桐鄉縣。從一九三八年起，他曾四度居住香港，除第三次較短暫外，其餘每次都逗留了一年左右。茅盾是現代著名作家，他在香港的文學活動與創作，對香港文壇具有頗為重要的影響，可以說是他創作活動的高峰期的重要部分。



茅盾

第一次居港：抗日救亡的思想

為抗日文藝活動吶喊助威

作為著名的新文學作家和為上海文化界救亡協會的主要成員，茅盾到香港後數日，於一九三八年三月十二日晚，出席了中華藝術協進會主辦的座談會，並發表演講。在回答「為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產生」的問題時，他說：

我們來討論為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產生，是把我們的工作本末倒置了的。問題是：我們現在的工作方向對不對？我們在創作方法上有沒有深入而正確的理解？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麼，偉大的作品遲早會產生——特別因為我們已經看見現今這偉大的時代，已經覺醒了不少的文藝天才，因此，如果我們不精密而刻苦地檢討我們的工作方向，探究我們創作方法，而先來討論「為什麼沒有偉大作品產生」，那就本末倒置。

關於作家的生活應是戰鬥的——這一點，我的意思是：所謂戰鬥的，並非一定要上火線或天天在幹群眾運動之謂，一個人對真理忠實，對於自己忠實，做事一絲不苟，嫉惡如仇，見一不善必與之抗——用口或用筆，這就是戰鬥的生活。

茅盾演講後，會議還就「國防文學」、「公式主義」、「香港文藝作品的缺點」等問題，進行了討論，茅盾後來還特地寫信給《大眾日報》，訂正了會議記錄者的頗多不盡確實之處。這封來信被看作是茅盾南來香港的第一篇文字記錄。

一九四一年四月十七日，茅盾第二次南來香港不久，就出席了《大公報·文藝》編者楊剛主持的「香港文藝界聯歡會」，他在會上報告了抗戰以來的文藝運動及論述了民族形式大眾化等問題。茅盾指出，抗戰文藝活動已不同於過去只限在一、二個都市裏，而是普遍於全國；新的青年的文藝戰士一天一天在增加；抗戰文藝的群眾基礎擴大到士兵、農民和落後的工人分子了。而文藝形式問題，也由從前的「大眾化」進一步發展到「民族形式」。「民族形式」的大眾化，是指植根於現代中國人民大眾生活，而為中國人民大眾所熟悉所親切的藝術形式，它既不排斥外來形式而主張吸收、消化以滋補自己，又不排斥中國文學的優秀傳統而主張批判地加以繼承以光大之。

（劉登翰：〈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頁97-98。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

主持「言林」與《文藝陣地》

一九三八年四月一日，《立報》在香港復刊，薩空了請茅盾出任該報副刊「言林」的主編。當時香港各報的副刊多是掌故、佚聞、神怪、武俠、香艷之類的文字，且思想保守。茅盾接辦這個副刊後，主張「五花八門，雅俗共賞」，並保證有一長篇小說連載作為副刊的支柱。為此，茅盾自己創作了一部抗戰題材的長篇《你往哪裏跑》（後改名為《第一階段的故事》）。此外，他還以「上水」、「仲方」、「微明」為筆名，在「言林」上發表了許多雜文時

評。茅盾主持「言林」，一直到一九三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離開香港赴新疆為止。「言林」面目的更新，受到香港讀者的廣泛好評，有人稱為「這是《香港立報》對作為一個『中國文化中心』的香港的一項歷史性的影響」。

茅盾第一次逗留香港期間，還主編了第一卷第一期至第二卷第六期的《文藝陣地》雜誌。該刊繼承了茅盾在內地主編過的《小說月報》的現實主義傳統，重視抗戰文藝創作和評論，並且發現和培養了一批文學新人。刊物發表了張天翼的《華威先生》、《新生》，姚雪垠的《差半車麥秸》，蕭乾的《劉粹剛之死》，于逢的《潰退》，丘東平的《第七連》等作品，在創作實踐上體現了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和國防文學兩個口號的並存和統一。在《文藝陣地》的各期中，茅盾分別用「茅盾」、「微明」、「仲方」、「玄珠」、「玄」等筆名，寫了許多雜文、書評，如《公式主義的克服》、《八月的感想》等。

（劉登翰：〈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頁98。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

創作《第一階段的故事》

《第一階段的故事》是一九三八年茅盾在香港時，應《立報》負責人薩空了的請求「試寫一個『通俗形式』的長篇」，在《立報·言林》上連載的，歷時八個月。最初連載時名為《你往哪裏跑》。這部小說以「八·一三」淞滬抗戰背景，描寫了抗戰爆發到上海淪陷的四個月中人民生活 and 思想感情的劇烈、複雜的變化。作品把視角對準幾個工商業者及知識階層家庭，刻劃了他們對抗戰的心態表現。

（劉登翰：〈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頁99。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

第二次居港：諷諭當世政局世風

茅盾第二次居港的九個月時間裏，經歷了太平洋戰爭爆發和香港淪陷，與葉以群、廖沫沙等輾轉避躲。直到一九四二年一月九日，才在東江游擊隊的保護下，回到內地去。在這期間，茅盾先後寫成了《劫後拾遺》、《生活之一頁》、《回憶之一頁》、《脫險雜記》、《虛驚》、《過封鎖線》、《太平凡的

故事》、《歸途雜拾》等八篇文章，對這一段驚險的經歷作了記錄。這些作品還通過不同的側面，反映了處於風雨飄搖中的香港社會，以及南來文人的處境，並且，對於淪陷後香港某些小市民的心態，也作了生動的刻劃。

一九四一年，茅盾在香港創作了一批歷史文化雜文。這一時期他所寫的文章，仍沿着一九三五年的《速寫與隨筆》，一九三六的《印象·感想·回憶》的路線發展，「未嘗敢忘記文學的社會的意義」。因此，這些文章以議論或具尖銳性和針對性的雜文為主，思想立場鮮明而堅定，而在技巧上也注意謀篇佈局，用字遣詞，顯示了他的深厚的藝術功力。

茅盾寫的這些歷史文化雜文大都刊登在《華商報·燈塔》、《筆談》半月刊，《大眾生活》週刊和《文藝陣地》雜誌，有《孔夫子》、《再談孔子及其他》、《「士」與「儒」之混協》、《中庸之道》、《國粹與扶箕的迷信——紀念許地山先生》、《從心不古》、《文化近事有感》、《獎勵學術之道》、《諾言與頭顱》、《倡提倡學術之類》、《談一件歷史公案》等。

茅盾的這一批歷史文化雜文，主旨是以中國古代文化為端緒，諷諭當世政局世風。茅盾對中國古代文化，本來便有豐富的知識。他的這批歷史文化雜文所表現出來的文化思想，總的來說是反傳統的，即便是評論時世，其內容大都表現出當時學界的爭論動向。例如在《「士」與「儒」之混協》一文裏，茅盾認為古之所謂士與儒，不同於今之所謂知識分子。「古之士，通常倒是指那些荷戈帶甲的人們」；「而」『儒』者，『蠕』也，言其能委婉曲折，應付人事」。他以此去論君子儒與小人儒之別，頗具現代意味：「從孔子之素以『超然』自命，進退在我這一點看來，他所指斥的『小人儒』大概是賣身投靠，專一認定了一個主子那樣的『儒』。」「所謂『士』者即為權門的豪奴，而所謂『儒』者，亦不是權門的清客而已。」這些評述，在學術上也許是不甚嚴謹的，而作為文學來看，則頗具文采。

（劉登翰：〈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頁101-102。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

第三及第四次居港：在戰後香港文壇的活動

抗戰以後，與郭沫若一起站在民主革命運動前列的茅盾，曾兩度到達香港。第一次是一九四六年三月，茅盾偕夫人離開重慶，經廣州於四月十三日到達香港，然後去蘇聯訪問，一九四七年四月回國。這一次，他居港時間不長，出席了文協香港分會的歡迎會和香港文化界的公宴，並作了即席演說。演說的題目是《現階段文化運動諸問題》，發表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九日的《華商報》。

（……）

茅盾在戰後第二次來香港，是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初，偕夫人與郭沫若一起從上海轉移到此的。茅盾這次在香港居住了一年之久。期間，他多次參與香港文化界的活動，成為香港文壇的一個核心人物。

一九四八年五月一日，茅盾在《風下》週刊發表《反帝、反封建、大眾化——為「五四」文藝節作》一文。文章指出，「我們現在的文藝應當作為反帝反封建的思想鬥爭的一翼，配合全國的民主運動，徹底完成民族獨立解放的偉大任務」；「二十多年來，我們僅是向大眾化走而已，還沒有做到真正的大眾化」。因此，需要塑造一批「農民和工人的典型」，「等到我們的作品充滿了這樣的新人的時候，大眾化方告功德圓滿」。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九日，香港中原、建國、新音樂社等社團在普慶戲院演出新歌劇《白毛女》。茅盾觀看此劇後，在《華商報·熱風》發表了《讚頌〈白毛女〉》一文，指出這是一部「歌頌農民大翻身的中國第一部歌劇」，「是民族形式的歌劇」，它「比中國的舊戲更有資格承受這名稱——中國式的歌劇」。

（……）

這期間，茅盾在香港還主編了文學誌《小說》月刊和《文匯報》的「文藝週刊」。茅盾在香港創作的三個短篇小說《驚蟄》、《一個理想碰了壁》和《春天》，論文《論魯迅的小說》，譯作《蠟燭》（西蒙諾夫作）等，都發表在

《小說》月刊上。他在香港創作的長篇小說《鍛煉》，則自一九四八年九月九日起在《文匯報》上連載，至十二月二十九日載完。除此之外，茅盾還寫了《客座雜憶》、《紀念高爾基》、《記魯迅藝術文學院》、《生活之一頁》等十六篇散文、雜文、隨筆，發表在《華商報》、《正報》、《文匯報》、《群眾》、《國訊》、《創世》、《野草文叢》、《風下》、《讀書與出版》、《文藝生活》等香港和內地的報刊雜誌上。

茅盾的三個短篇中，《驚蟄》是寓言體小說，描寫驚蟄季節，萬物萌動，比喻人民的春天已經來臨。《一個理想碰了壁》描寫抗戰第二年作者的朋友在廣州、香港等地的生活經歷，作品中的S君，便是作者自己。《春天》則以張天翼的《華威先生》中的華威作為主人公，刻劃了這一典型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卑鄙而可恨，甚至可怕」的「另外一套」的形象。

《鍛煉》是茅盾的最後一部長篇小說。茅盾原計劃寫五部連貫的長篇，「從抗戰開始至『慘勝』前後的八年中重大政治、經濟、民主與反民主、特務活動與反特務鬥爭等等，作個全面的描寫」。《鍛煉》是這五部連貫小說的第一部。

《鍛煉》以上海淪陷為背景，暴露了現實的黑暗和官員的貪污腐敗。這部小說與《第一階段的故事》在故事發生的時間、地點以及整個背景，都是相同的，部分人物的面貌也有相似之處。

小說通過國華機器製造廠內遷漢口為線索而展開。從拆遷一開始以至最後的整個過程中，處處暴露了「官方辦事之貪污無能，社會組織的不健全」，一切都是「敷衍、荒唐」，「一切都叫人灰心！」名醫蘇子培的女兒蘇辛佳到難民收容所做慰勞和宣傳工作，被當作是有罪的而遭到逮捕，難民收容所的管理員竟敢剋扣難民的口糧。作為南京政府所在地的漢口，哪裏還有一絲「戰時景象」！茶館酒樓一片熱鬧，牆上張貼着「莫談國事」，妓女擁進擁出。小說勾勒了一幅戰時景象的畫圖，對於戰時的腐敗政治給予了辛辣的諷刺。

在抗戰的總主題之下，小說試圖把愛國與賣國、抗戰與投降的鬥爭，進行全面的刻劃。

（劉登翰：〈抗戰時期的香港文學〉，《香港文學史》，頁132-134。香港：香港作家出版社，1997年。）

問題討論

1. 茅盾居港期間的創作有什麼特色？
2. 試向同學介紹茅盾任何一部作品的內容特色。
3. 承上題，談談你對茅盾以抗戰為主題的文學作品的感受。